

华夏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度报告摘要

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 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声明本基金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本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9年3月22日复核了本基金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基金报告中的财务数据经审计，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基金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本基金报告期自2018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年报告正文。

§ 2 基金简介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华夏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新起点混合
基金代码	002694
交易时间	002694
申购赎回开放	定期开放型
基金成立日	2016年6月30日
基金管理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天基余额(单位:份)	131,189,561,07份
基金合同的期限	不适用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把股市机会,追求资金的稳定增值。
本基金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分析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趋势,并结合对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深入研究,评估各类资产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资产配置,并结合行业配置,构建合理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配置方案,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投资目标:1、资产配置:通过系统化和工具化的方式在各环节严格执行公募基金投资管理的有关规定,对报告期内基金所持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进行定期的再平衡,从而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使得基金的资产配置能够始终符合既定的投资策略;2、股票投资:通过统计检验的方法对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在不同时间窗内(1日内、3日内、5日内)的年度内同向交易差价进行了专项分析,未发现存在反公平交易原则的异常情况。
4.3 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1)了解了审计报告中的内部人交易、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4.3.1 公平交易制度和限制方法	(2)评价了基金经理层采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3.2 平公正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3)对管理层使用的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华夏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附注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日至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华夏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不能持续经营。
4.3.3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华夏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附注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日至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华夏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不能持续经营。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5)评价了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否涉及反公平交易相关事项。
4.5 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结构放缓,美国通胀强于其他国家经济,但增速也有趋缓迹象,全球央行进一步缩表周期,本轮周期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拐点到来。美联储如期在6月和12月加息两次,美联储利率一度升至近年来新高,引起美股及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美国3季度实际GDP下修,核心PCE通胀开始减速,消费者信心显著下滑,在对美国经济减速的担忧之下,美联储态度已呈现“软化”。市场预期加息次数已下降至不到两次,受外部影响,欧洲股市明显放缓,失业率走高,英国退欧进程,法国“黄背心”运动等可能影响美元的走势,截至12月,欧元区综合PMI指数已跌至荣枯线附近徘徊,受欧元指数强势冲击,新兴市场遭遇资金流出,土耳其、俄罗斯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危机。在经济放缓,流动性收紧的双重打压下,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可能暗淡。美股三大股指,欧洲、亚太股市则指数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19年内加息因素可能引发的股市调整,以及对GDP的拖累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加深市场对2018年经济的忧虑,显著制约了市场风险偏好。两国领导在G20峰会上进行的会面,打开了对话和谈判的窗口。国内经济数据下半部分加速走弱,4季度GDP同比增速下降至6.4%,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新低。结构上消费对GDP的拉动保持在高位,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都达到5%左右,但地产投资主要由土地购置提升贡献,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于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技改投资,在2018年均有下行压力。尽管净出口在“拖油门”效应影响下持续负增长,但仍然对GDP增速形成拖累,并且在20	